

皇清經解

皇

情

往

鮮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五

學海堂

禮說

秋官一

吳惠學士奇著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薄臯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臯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無情乃所以禁民訟禁民獄也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失之淮南子曰有輕臯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者隨臯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爲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

則兼束之以茅上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鶡尾鵠尾鶻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師古以一發爲一放則四發爲四矢然案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康成謂一弓百矢蓋本書春秋傳形弓一形矢百之文此二說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锾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

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臯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臯千錢錢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臯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臯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炤物疏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噬嗑外卦爲離離爲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故曰得黃金黃言申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明爲金神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貢金三品銅三色也曾頌大賄南金言南指荆揚王肅以三品爲金銀銅孔穎達以爲尗疋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爲名也禹貢有鏐鐵錫鉛銀而無銅故

知金爲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此卽荆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爲兵楚金利故吳越之劒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爲銅信矣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與三十斤相去縣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隨臯輕重之名矣晉律贖死金二斤失贖臯囚罰金四兩漢律贖死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泣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

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
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
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
書之曰師錫帝介眾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眾錫之曷爲不曰
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孚於眾而合乎天妄矣
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
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
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啟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宮
後有奧主臣強於君末大於杰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
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

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叅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湯武革命堯舜巽命澤滅火曰革柔順剛曰巽剛爲君柔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代虐兆民懷也帝癸喪邦衆弗協也武王克紂衆一心也故曰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

上服下服之刑

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辜注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疏云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曰服蓋漢法如此康誥曰嗚呼封有紋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勤

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明堂位曰百
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說文當臯人曰報從卒從艮艮服
臯也荀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
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民不從
彼民不服法死刑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
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
謂下服也書曰恫瘝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
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
必先上服也敎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
刺三宥三赦而後加刑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

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服傳曰皇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攷工記此服服讀爲負呂刑上服下服服讀爲附蓋服本有附音並非改字不識字而自謂通經妄矣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皇定而施刑附謂皇疑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舉也上刑挾輕下附者舉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舉重以明輕所

謂上下比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

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

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以刑爲體謂之服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士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謹夜行之禁其猶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猶莫能言矣離載者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革臯死不赦離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爲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卽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

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
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故謂之糾力呂覽上
農篇野禁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
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
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
畔賈不敢爲異事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纏網罟罟
不敢出於門巵罟不敢入於淵爲害於時也苟非同姓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僇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者僇庸
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遂師得移用之
以救其時事歟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
鄉而交大司徒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

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是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則憲者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蓋皆宮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糾亦用諸宮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之鄰長相戒相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

也大司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徧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鄖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爲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卽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卽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旣布憲八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舉死不赦憲旣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舉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舉死不赦是爲首憲春官太史之所藏頒之官府都鄙者卽此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達於四海蓋正月布之正歲縣

之周正月夏正歲墨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

子有道懸之間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者以此

八成七曰爲邦備

士師八成七曰邦備備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朋讀若陪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備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備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訢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備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也強者爲圈弱者爲屬圈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訢士以成

之者散之焉酈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酈成侯師古曰酈音陪又普肯反從邑爲酈從人爲俛俛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涇于家堋與俛通廣雅否弗俛妣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淮南中詞邦汋也勝詭陰謀邦賊也吳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情外國將生害邦諜也薛宣之子創戮近臣犯邦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擣邦令也陽虎之囚季孫爲邦盜也朱博之附傅晏爲邦俛也杜業之毀師丹爲邦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成士指訝士訝士諭邦國之皋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謂之交譖交譖之人妬昧之臣國之蔑孽也此邦誣之謂歟妬昧爲誣交譖爲均雖有妬昧之臣苟非交譖

則姤昧不行故八成以邦沴始邦証終

鄉士聽其獄訟至王會其期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異其要近者聽於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仍登中於天府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某若公在外